

蘇東坡集
(八)
著蘇軾

書本基學國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後集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

天壞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鶴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
離水之害咫尺千里汚彼濫觴蛙跳儻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
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鷁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
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
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
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賦八首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嚙嚙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
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
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蠻。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予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溼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堊。之塗目眩。薪之煙釜飢其空。四鄰悄然。鶴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浴。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鏘。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慍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狃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墐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難。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樣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苜。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濟。翠勺銀罂，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鑕。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悞。我洗盞而起嘵，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惄憯。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皇。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構廈其已遠，

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瘦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騷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瀛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嵇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鋪歡其醻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裸以脂薰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蘅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鬢髮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薈蕘而並云矧儕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爨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憇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帨幃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醋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予寧其醯之漓以斬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穧酒之初，泫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蠭室兮，翻雛鵝之搘憩。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蟠腹之瓜瞿兮，入我凹中之荷盃。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榦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醉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

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瞰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頤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榦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燠我捷，陽醉渴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吾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樞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洟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灌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鉢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嘵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一首

醉翁操并引

琅耶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遼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遼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蕡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二首

王大年哀辭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彬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子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歎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

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讐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驟墮地走虎。生而班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辭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概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某。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是故其民勇而尙氣巧。礪鋒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懃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

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醸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攀礪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旣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一首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暾珠夜明百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薰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銘八首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櫈礲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亦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蕡。洗禪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荼。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肓。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

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睿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律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治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西羌首領有溫鎔心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

之曰：

沈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璣鍼祕，錯落其室。旣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脫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

沈玉池銘

蘇東坡集後集 八 錄

仲和父銘之維以詠德。

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奉奉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鼈龜。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淵。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鰐與蛭螻。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予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縵。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卷九

倪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

唐林天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自所洛。蒸爲赤霓，以貫陽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於中洲，蘊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平聲鉤以全吾直。

黃魯直銘

漳濱之地，陶氏之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爲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瀛霽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邁往德與盡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闊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界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溼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